

绞杀

● 马长凯 著

上世
被
政
员
古
也
恋
遭
作
农
后
罗
前
人
个
人
在
砂
被
一
年
时
年
丑
他
地
词
稿
出
诗
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小说

绞杀

马长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绞杀/马长凯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ISBN 7-5059-4109-7

I.绞... II.马...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1726号

书 名	绞 杀
作 者	马长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彭世强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排 版	
印 刷	北京市海淀区西郊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4千字
印 张	11.12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册
书 号	ISBN7-5059-4109-7/J·3201
定 价	19.2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1	月黑杀人夜	(1)
2	惨淡的日子	(6)
3	恩恩怨怨	(14)
4	校园三杰	(20)
5	患难之交	(37)
6	戒指的掌故	(44)
7	祸起萧墙	(54)
8	反目成仇	(60)
9	求告无门	(73)
10	“我只对爱负责”	(78)
11	错位的姻缘	(87)
12	“女人的力量是宽容”	(91)
13	画展风波	(98)
14	她说:“跟我私奔”	(108)
15	诱惑	(115)
16	被遗弃的人	(121)
17	邂逅	(127)

18	红粉知己·····	(137)
19	“恋爱未必结婚”·····	(144)
20	智斗·····	(147)
21	叛逆·····	(151)
22	无言的结局·····	(157)
23	种豆得豆·····	(161)
24	铤而走险·····	(173)
25	瞒天过海·····	(176)
26	此情依旧·····	(180)
27	报复·····	(184)
28	异地重逢·····	(187)
29	急流勇退·····	(197)
30	陪读·····	(201)
31	异国恶梦·····	(204)
32	他乡遇故知·····	(213)
33	节外生枝·····	(217)
34	逃出美国·····	(241)
35	祸不单行·····	(244)
36	绝处逢生·····	(253)
37	恶人先告状·····	(257)
38	法之功莫过于使私不行·····	(270)
39	暗藏杀机·····	(275)
40	饮恨·····	(277)
41	286 走俏·····	(282)
42	绑架·····	(288)
43	多事的 286·····	(293)
44	解救人质·····	(295)
45	伤逝·····	(301)

目 录

46	商场险如海·····	(305)
47	活明白了·····	(309)
48	“四大臭”·····	(311)
49	螳螂捕蝉·····	(319)
50	黄雀在后·····	(322)
51	红尘滚滚·····	(326)
52	人生如梦·····	(333)
53	劫后余生·····	(334)
54	凤凰涅槃·····	(342)

1 月黑杀人夜

凌波带着手套的右手紧握刀柄插在风衣外面的口袋里，藏身在一棵光秃秃的大柳树后面，两只眼睛像夜行猎犬一样熠熠发光，汽车灯闪过时好象燃烧着火星，他屏气敛神死死盯着不远处公共汽车站的方向，等待着手起刀落鲜血迸溅仿佛节日似的那一让他激动的复仇时刻。为了实施这一杀人计划，他作了周密的策划。他每天戴上眼镜、围巾，装上假发和连毛胡子悄悄跟在王丰和程会计身后，看他们什么时候上班下班，在哪儿换乘汽车或骑车走哪条路，哪里僻静人稀，哪里得下手。并暗中买了一把瑞士军刀偷偷打磨，这是世界名刀，据说削铁如泥，锋利无比。经过几天跟踪，他已掌握他俩上下班规律，并计划好动手的时间和地点。上班时间行人集中且天已大亮无法下手，而下班人流分散，冬季五点半钟天就黑下来，程会计为了节省家里开支，临下班时要把中午大家剩下的免费工作餐加热后吃完再走，这时已是六点半钟，郊区路上行人已经不多，而她转换汽车的一站，恰是一个倒闭多年的乡镇企业大墙一侧，那里这个钟点很少有人乘车，凌波把汽车停在大墙另一侧，待得手后，开车立即赶往靠近市区的一个街心公园，这里是王丰回家的必由之路，他可以将车藏在树丛后面，等王丰从树丛夹道穿过时下手，然后驾车去章向东家，这就用不着太着急，反正有的是时间，

章向东见他去找，不会不接待，至于如何处置他，凌波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有一点，不管是杀死他还是放他一条生路，都要让他知道，要仗俩搞阴谋诡计绝没有好下场。如果他良心发现有所忏悔，看在同窗的份上，他可以放他一条生路，否则就把他一块解决了，免得再去害别人。向东啊向东，你何苦来哉，当年文革时你为逃脱罪责几乎置我于死地，如果说那时你因为贪生怕死还情有可原，那么今天你为虎作伥栽赃陷害我只是为了点钱吗？那一次看在同窗的份上我原谅了你，这一次我就不会再放过你了。像你这种不仁不义的人留在世上也是祸害，不如咱们一块走吧，我们在学校时虽然没有结拜，但推心置腹形同手足，一场文化大革命怎么竟把你变得如此没有人性，你此时可能还浑然不觉，可我要杀你心里比你还难过呀。凌波想着临动手前可以同他从容地聊天话别，还可以一块喝一杯酒，只要在那两具死尸没被认领以前把他干掉就成了，最后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他甚至想到第二天报纸和电视会爆出一个特大新闻。还有什么计划不周的没有？对了，去向东家之前，我要脱下身上的血衣，换上车里的西服扎好领带，让他觉察不出来，我要从容不迫地送他走。

凌波来后把车隐蔽好，守候在大柳树下，前面不远处的商亭他观察过，早已废弃，四面封着报纸，里面没有人住。马路对面是一个溜冰场，灯火通明，有不少男女青年在那里溜冰，但距这里起码有二百米远，而且大门开在背公路一面，六点多钟正是娱乐的高峰，不会有人过来，他已勘查好。这时刮起了北风，低垂的柳条抽在他脸上火辣辣地痛，他站开一些，抬头看看天漆黑一团，看不见星星月亮，显然是个阴天，真是天助我也，他蓦地想起武侠小说里常说的一句话：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用来形容眼前的情景还颇贴切。他担心可别下雪，后半夜下雪不要紧，如果现在下雪，完事以后警察接到报案会沿着脚印车纹查到我。多此一想，不等他们勘查，我早完事了，完事还怕什么，我又不想跑。此时过来一辆公共汽车，

凌波屏气凝神地盯住下车人，没有程会计，她是个典型的四川人，矮矮的个子，一眼就能认出来。又来一辆车，肯定没有她，那是她准备换乘的另一路车。没过多久，又响起汽车喇叭声，随着灯光的跳跃，一辆公共汽车缓缓进站。他凑近两步睁大眼睛看，下来三个人，他一眼就认出矮小臃肿的程会计，她站在站牌下，其余两个人用手遮住耳朵向马路对面走去，看他们渐渐走远了，他回头四望无人，把手伸向腰际摸住那把瑞士军刀的刀柄，他呼吸急促，心脏在怦怦作跳，血液撞击得脑袋有些发热，他把裘肩假发向下压了压，装做乘车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站牌走去，他又咳嗽一声佯装吐痰向左右望了一眼，看见商亭旁边仿佛有人影晃动，但又看不真切，可能是吹开的门户之类在风中晃动，来不及多想，故作轻松地一步步跟去，大约还有三十步，在摇曳的路灯下他又仔细辨认了一下程会计，当确认无误后，他已拔出军刀囤在袖中，他看看程会计的侧影，在考虑这一刀是刺她的后心，还是扎她的咽喉，从后面刺她猝不及防要容易些，从前面刺能让她临死前明白，是让谁杀死的。想了一下还是从前面刺，她没活明白，还是让她死个明白吧。这个女人简直是不可理喻，是个生就的迫害狂，不然无法解释她现在的所作所为。女人一旦疯狂起来，如汉朝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满清的西太后，当代的江青，比最狠的男人不知要残暴多少倍。她是退休后被王丰反聘的会计师，已到了耳顺之年。照理应当考虑考虑身后事为子孙积点阴德，免得到冥界后追悔不及。不同于章向东和王丰，他们毕竟年轻，需要出人头地，需要许多的钱，所以不惜丧心病狂陷害他人以攫取不义之财。可你程会计已经到了这一把年纪，明知也没有几年活头，为什么还要无中生有兴风作浪呢？由程会计那张翻云复雨的脸使他想到许多小说中描写的封建家族里的小老婆，为了讨取主子一夜恩宠，不遗余力地卖弄风情，巧言佞色奴颜卑膝，只要得闲就见缝下蛆无事生非，常常搞得家室不宁。程会计在文革中陷害过多少无辜不得而知，但她肯定对所做伤天害理的事没有

自责,因为就这件事,从始至终她都颠倒黑白不顾事实,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就作风来说,也是人之败类,六十多岁的人,还要天天涂脂抹粉,每次看见凌波都搔首弄姿让他哭笑不得。今年秋天,她陪章向东炒股去了深圳,染上梅毒,回来无法向老头子交待,在会计室大哭大叫没脸见人,说是穿裙子在出租车上因为座位不净感染上的,但医生说这种接触不会传染,到底怎么传染上的,怕只有她自己清楚。但这毕竟是她的私生活,派出所都不管的事,我凌波何苦去管?可是她为什么偏偏跟我过不去,而且穷凶极恶对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许多天,凌波越想越不明白,他觉得不是这个世界疯了,就是他疯了。从那时起他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杀人的念头。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忍受不了被霸占了财产还要被他们一辈子牵着鼻子走,稍有不驯就拿出握在手中的把柄当作紧箍咒挟制你,永远是他们的掌中玩物。这期间他脑子里做过多次斗争,逃跑吗?那就真成了畏罪潜逃的贪污犯,正是那班坏蛋求之不得的,他将一辈子也洗不清,他将如何面对和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妻子晨莺,现在孙雯娟又对他缱绻情深难舍难离,在这两个痴心女人之间他无法抉择,他不愿伤害其中任何一个,可到头来他注定要伤害其中一个,也可能两个都要伤害,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死才能一了百了,他不愿做负心的人,也不愿以后像狗似地永远受制于人。当事人已死,贪污无从立案,财产可以为晨莺和孩子保住,他们后半辈子,生活不用发愁,晨莺年青还可以嫁人。雯娟更无牵挂可另觅知音,死,真是个好再好的选择,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也活了大半辈子,好坏事都经历过,做为中国人,我什么都吃过见过享受过,我有爱妻娇子,有红颜知己,我得到过真情,享受过爱的甜蜜。凡人有的我都有了,我这一生一世没有白活,我值了,够本了。但我绝不能白白死去,我要为人间铲除邪恶,为社会清除败类,我要把他们几个全干掉。法律不能解决的,我去解决……

凌波又把假发向下拉了拉，一步步向程会计逼近，她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后，转过身去背风，并不在意他。他打定主意，还有二十步、十步，他左手把手掌伸开做出抓脖领的姿势，右手在袖里晃了晃，露出刀尖。就在这时突然一双手从后面把凌波拦腰紧紧抱住，他想挣开，不料那人抱得手紧竟一下没有挣脱，他猛一转身，那人趁势扑进他的怀里，两手从前面还是紧紧抱住不放，他比凌波整矮一头，在灯影下依稀看见他穿着戴帽子的风雪服，这时又一路公共汽车进站，眼看着程会计走进车厢，汽车闪着左转向灯悠悠驶去。凌波望着远去的汽车长啸一声……

2 惨淡的日子

晨莺一人呆坐在家里像怀揣着耗子乱爪挠心，已经深夜十点多钟，凌波还没有回来，不论多忙，除去离家出走那一次，凌波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家的时候。虽然最近几天他都回来得很晚，但也没到过这个钟点，她打过电话他没在公司，他干什么去了呢？下午她去了凌波的公司，发现所有人脸色都不大对劲，她去问谭会计，那是与凌波患难之交的老朋友，起初吞吞吐吐不肯直说，在她一再追问下，才告诉她总公司王丰等人在打凌波的主意，陷害他藉以吞并他的公司。回来后她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左眼皮在不停地跳，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凌波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这么晚他能去哪儿呢？最近一个时期他经常星期天不在家，推说公司业务忙，可打过去几次电话他并不在公司，会不会有了外遇，现在这种事可出的不少，男的别有钱，有钱就有轻贱的女人挂牵。她听到有一次他给昔日的女同学叶姗姗打电话，他们以前谈过朋友，会不会旧情复燃，这男人的心真是说不准，别看表面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想凌波还不至于吧，至少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应该不会有闲心沾花惹草，可这么晚他究竟去哪儿了呢？该不会想不开自寻短见吧。她越想越觉得害怕，但想来想去觉得凌波不会选择这条路，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应该承受得住这种打

击,而且他也绝不会甘心惨淡经营的偌大家业就这样被人不明不白地攫走,别说凌波,就是我也不能眼看着这班坏蛋的阴谋得逞,那可是我和凌波一砖一瓦一点一滴用心血建造起来的呀。

八十年代初,凌波所在工程队出了一次重大事故,刚刚吊装完的四层楼板因为码放砖料超载,突然倒塌,致使三死五伤,因事关重大惊动市府,责成技术和劳动部门调查,认定是违章操作,现场组织施工不合理,本来要追究技术人员责任,凌波是技术员首当其冲,在科长老吴一再承担责任下,凌波才免除一次劫难。经查工程队缺少真正的专业管理和技术人员,不具备建筑施工条件,被勒令解散。凌波虽然是正式工,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引咎辞职被抛向社会,再一次面临失业,一家人生活只靠晨莺贩卖水果倒腾衣料过活,而且她当时已怀孕。凌波身无一技之长,终日愁苦无奈,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撺掇下,打算开一家个体汽车修理厂,他们租了处私家小院准备开张。技术审验那天,凌波把原来工程队闲置的电气焊、台钻、钳工设备等拉来充数,怕批不下来,晨莺又把验收人员请到一家刚刚开业的合资餐馆请客,这是本市有名的“三刀一斧”的其中一刀,刀锋磨得很快,来一个宰一个,不亚于孙二娘的黑店。中国人别看人穷,请起客来哪一个超级大国也望尘莫及,这里每道菜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在八十年代初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超级消费,但越是这样,那里越是火爆,如不提前预约很难等得上座位。这一餐饭,从一开始点菜,凌波和晨莺就战战兢兢,怕花过了头,可是为了合格证,又不得不让客人随便点,每点一道菜,他俩心里都一惊,他们清楚手里只有两千元钱,原是准备留作修车时买配件用的备用金,但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凌波暗怪晨莺不该带到这个高消费的餐馆里来。其实晨莺心里也在打鼓,她只听说这是本市最负盛名的一家餐馆。但来后看见菜单也使她大吃一惊,万没料到菜价竟贵得离谱,不禁暗暗叫苦,既然来了,就伸出头让人宰吧,但千万别

吃冒了。她偷看凌波，额头微蹙，她心里默念，凌波，你可千万别露出形色，如果让人觉察出来，会认为你们做事小气，吃顿饭变颜变色，这钱可就白花了。这一顿饭他们俩都无心品味，晨莺装作若无其事谈笑风生。她几乎没有动筷，唯恐客人提出再添什么菜。她想好主意，万一结帐时钱不够，她就让凌波陪客人先走，她留下来同经理交涉或打电话向朋友紧急求援。这顿饭吃的真是惊心动魄，他俩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好在客人手下留情，没有点龙虾、鲍鱼、象拔蚌等时令海鲜，买单时差五十不到两千，还给他们留下回程的打的车钱。谢天谢地，他俩同时松了一口气。

修理厂开张了，没有固定的师傅，只有两名小徒工，为搏节开支，有活儿的时候找朋友帮忙或到国营厂临时雇佣在职的师傅。过了一个星期，没进来一辆车，凌波和晨莺都很着急，后来经朋友介绍送来一辆丰田双排座货车，介绍的朋友本身就是修理工，他亲自动手把车子做了常规保养，然后带领徒工把车子擦得锃亮，完活以后，他对凌波说，“我通知他明天接车，收他四千。”

“收这么多行吗？我们并没修什么。”凌波有些含糊。

“这你不懂，这是修汽车，不是修自行车，而且修的还是进口车，进口汽车都是这么收费。”

“那车主能答应吗？”

“你就瞧好吧。”

人家是行家，就听人家的吧。第二天车主来接车，凌波低着头，红着脸，象做贼似的，几次才说出那个钱数，车主没有说什么，交了钱，高高兴兴地把车接走了。朋友拿走两千元，凌波和晨莺都很兴奋，修理汽车太好挣钱啦，这是什么样的暴利？比卖水果衣料，比工程队，比任何行业都来得容易。“家有千贯不如薄技在身，早知道的话还不如学这行手艺呢，念哪门子大学？”凌波对晨莺说。

初战告捷，皆大欢喜。可是过了十几天，突然有两个穿制服戴大檐帽的人径直闯进来，态度很严肃，一进门就问：“这里谁是业

主？”晨莺听出是浓重的东北口音。忙迎过去，说：“您，什么事？”

“我们是辽宁省检察院的。”

“有什么事吗？”凌波觉得有些突兀。

“没事我们不会大老远到这里来，来就有事，你们是个体户，对吧。”

听话音就知道来者不善，他俩没有回答，来人继续问道：“前些日子你们修了一辆丰田汽车，没错吧，收了多少钱？”

晨莺如实告诉他，她想起那辆车是外省牌照。

“都修了什么？”

“换三油三滤，做全车保养，给车内外清洗打蜡。”

“换活塞修发动机没有？”

“没有。”

“那就收四千多元？”

“我们刚刚开业，没有经验，是参考国营厂的收费。”

“国营厂也没有那么高的收费。你们给了司机多少回扣？”

“我们没给回扣。”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

“用不着想，这事是我亲手经办的。”

“你先别把口封的那么死，司机本人交待从修理费中拿走了一千元好处费。”

“绝无此事。也许……”突然凌波想到也许是他的朋友给的，车是他介绍来的。他没有说下去。

“也许什么，你继续说。”

他俩迟疑半晌没回答，他们不想出卖朋友。来人已经领悟，“你们是不是说，也许是通过别人给的？”

两个人态度还算是和气，其中一个从提包里取出一张发票放在桌子上，“这是你们出具的发票吧。”

他俩仔细看了一下图章，上面有他们“振兴修理厂”的厂名，方

始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来就知道他们是个体的，原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用的是圆形章，而个体是菱形章，并且章下方还刻有个体企业的字样，可见当时对个体户还是区别对待，让人们有所防范，所以人们对个体十分敏感，他们想如果发票盖的是圆形不带个体字样的图章，也许不会发生今天的事。

“你们是夫妇吧，看来你们还比较老实。”来人把他俩叫到跟前，严肃又不失真诚地说：“做一个初级保养就收四千多元，没有道理，也可能是你们不懂，但必须退还。至于那一千元回扣是别人给的，你们或许不知道，我们已从他那里取证。你们写一份材料，把事情经过写清楚，司机谎报修理项目是欺诈，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伙同犯罪。”

晨莺和凌波背后不由渗出一阵冷汗，把收取的四千多元退还给他们。下海初试，只落得铩羽而归，凌波和晨莺都很懊丧，赔了两千多元，还差点吃了官司。

从那件丰田事件后，那位朋友再没介绍来过车，过往的车辆看见招牌停下来，进去看一眼，又开车而去。晨莺出去好不容易联系几家单位，人家开车来转一圈，见什么专业设备也没有，撂下一句话：“以后再联系吧”就再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一辆车没有，房租人工开支近千元，凌波和晨莺焦躁不安。

那天，凌波在接待室闲得无聊，正在看报，一辆摩托车驶进院里，把来人让进屋里。他自称是厄瓜多尔大使馆的翻译兼秘书，前两天二秘的一辆丰田车撞坏，问凌波能不能修。凌波说看撞得厉害不厉害，他说好象很厉害，但他说不清楚。凌波问他可不可以去看一看，他说可以，但车子不在使馆，在丰田维修中心，凌波觉得奇怪，问他：“那为什么不在那里修？”

“这是一辆使馆免税进来的车，跟中国大陆用车不一样，国内没有这种配件，需要从日本进口，大约要三个月的时间，好象需要更换一个什么悬挂总成，我搞不清楚。二秘想赶在圣诞节前用车，

所以委托我帮他另外选一个厂家，钱多少不太重要，还可以付兑换券，重要的是时间要快。”

凌波算了算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他说：“那请你领我去看看吧。”

凌波带着一位姓冯的朋友跟他来到丰田维修中心，那是一辆很漂亮的克罗娜最新款小轿车，老冯上上下下仔细看了一眼，悄悄对凌波说：“除去机盖和翼子板变形外，前悬挂没有撞坏，只是底盘有些移位，咱们可以修。”

于是把车拖回去，请人帮助钣金喷漆，老冯借来仪器调整底盘前轮定位经过二十几天的忙碌，在圣诞节前三天把车交给了大使馆的二秘，他用手指敲了敲新喷漆的地方，又开出去试了一圈，连声称谢。最后问要付多少钱，凌波告诉他两千五百元。他露出迷惘的眼神，有点不大相信。老冯使劲拉凌波的衣服，他装做不理睬。

翻译又用西班牙语向他说了一遍，他十分感激地说：“我要向你们的政府表扬你。”他掏出一叠兑换券付给凌波。

等他们走后凌波对老冯说：“我知道收的不多，多收一千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将给我们做的宣传不是一千元买得来的。”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厄瓜多尔大使的座车来厂进行保养，紧接着其它大使馆和一些挂黑牌大商社的车陆续来厂修理保养，每次接车前晨莺都要求工人把车厢里里外外清洗干净，取车时从司机到主人都很满意。没过多久，《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该大使馆对修理厂的表扬信，当时各媒体正在大力宣传个体户，于是中央电视台闻讯也派著名记者前来采访。现场采访那天，工商局长、个体科长、当地管片所长都赶来助兴，推波助澜，藉以推动本地个体经济的发展。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最高规格的宣传媒体不是用广告，而是以新闻形象把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修理厂一下子推了出来，工商局长当场指示：以后工商局的所有车都到振兴厂来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二天，铁路局以及几家大公司纷纷前来定合同，愿意把